

帝國軍臨時陣地，夜晚。

皇帝艾黛爾賈特準備就寢時，帳外傳來聲音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可以打擾妳一下嗎？」

老師！

艾黛爾賈特心頭一驚，倉促地打理完頭髮，若無其事地應答：「老師嗎？請進。」

貝雷絲掀開簾帳進來，遞出一個水瓶。

「聽說妳這兩天沒睡好，我泡了一些安定心神的花茶。」

「謝謝……」但我睡得很好啊？艾黛爾賈特納悶地接過水瓶。「老師是聽誰說的呢？」

「貝爾娜提塔。」

這下，幕後主使者是誰就很難說了，可能修伯特和多洛緹雅都有份，也或許是黑鷲游擊軍的其他人，自從老師回歸，同伴們在不用出戰的日子，經常找藉口把老師送到她身邊來。

艾黛爾賈特看著近在身前的貝雷絲，決定先不要浪費時間在無謂的猜想上了。

「老師，我們一起喝吧。」

貝雷絲望著她睡前放下長髮、格外鬆懈的動人模樣，內心忐忑地撇開了視線。

「不用，妳喝，水瓶明天還我就好。」

艾黛爾賈特偏著頭，對拒絕她的老師微微一笑。

「老師這麼急著走，是不是跟別人有約了？」

「……不是，沒有。」

「既然有空，可以留下來陪我說話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轉身走進帳內，從收納櫃揀出一對精緻的茶杯放到辦公桌上。

「嗯。」

聽到貝雷絲邁步跟來，她鬆了口氣，唇邊浮現喜悅的微笑。

兩人邊喝茶邊聊局勢，貝雷絲的水瓶容量不大，原就是為艾黛爾賈特一人準備的花茶很快喝光了，但她們沒人在意，面對面繼續暢談戰略布局、用兵計策……直到修伯特在簾外詢問需不需要宵夜，貝雷絲才發覺又跟艾黛爾賈特聊到了深夜。

「我該走了。」

貝雷絲順手收拾桌上用過的茶杯，打算一起帶走清洗。

「老師，今晚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自覺受益良多，打算向她道謝，又想起老師跟她提過「以後不要說謝謝」。
驀地閉上嘴，盯了貝雷絲一會，偷偷挨近她背後。

「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大膽地伸手抱住她，閉眼貼上她後背，感激地蹭了兩下。

隔著滲出體溫的披風，依戀地嗅聞貝雷絲身上的氣味。

「老師……」

貝雷絲霎時定住不動，沒有心跳的胸口安靜如昔，呼吸卻忽然加重了。

是我抱得太用力嗎？艾黛爾賈特緊張地鬆開雙臂。

貝雷絲倏然回身，伸手撫上艾黛爾賈特的腦袋，一如既往地輕輕摸著她的頭，視線從她的眼眸移向嘴唇，手掌也順勢下滑，碰了碰微微泛紅的白皙臉頰。

這伸手可及的溫度跟氣息，既甜蜜，又誘人……

「老師？」

正要傾身向前的貝雷絲渾身一僵，硬生生後退一步，垂眸避開她迷惑的注視：「抱歉。」

「？」

「我回去了，晚安。」貝雷絲匆匆轉身去拿水瓶和茶杯，準備離開這裡。

「別走。」艾黛爾賈特連忙拉住她的披風。「請留下來……多陪我一會。」

貝雷絲回頭看她的手，那力道堅定不移。

「再一下下就好，求妳了，老師。」

過去是皇女，現在是皇帝，艾黛爾賈特無須也不曾如此低聲下氣地請求別人。

唯有面對貝雷絲·艾斯納……只要能讓老師留下來，她可以放棄自尊、不擇手段。

若色誘之計對貝雷絲管用，她也會毫不猶豫獻出自己。

但她深怕失敗會破壞兩人的關係，只敢利用學生身份，提出不太過份的要求。

「拜託妳……」

五年間，艾黛爾賈特拚命尋找貝雷絲，只想再見老師一面，兩人在女神之塔上重逢後，她抱著奇蹟現身的老師，覆著純真外殼的心願漸漸剝落、曝露出了貪婪的真面目。

她渴望老師待在她身邊——一輩子，哪裡也別去。

聽著她放低身段的柔弱請求，貝雷絲無聲地做了個深呼吸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妳先放開我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艾黛爾賈特乖乖鬆手，消沉地低下頭，忽然全身一輕，被貝雷絲整個人抱了起來，輕柔地放到行軍床上。

「好了，睡吧。」貝雷絲幫她脫掉鞋，蓋好棉被，搬了張椅子到床邊。「我在這裡陪妳。」

「陪、陪我……？」

「到妳明天睡醒為止。」

艾黛爾賈特怔怔地消化了一會她的話，徹底明白後，露出燦爛的笑容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可是，妳呢？」

「我坐著睡。」

艾黛爾賈特動了動唇，想說可以兩個人擠一擠這張床，或者乾脆再搬一張床來，但她能想到的，她的老師自然也能想到。

貝雷絲是刻意在跟她保持距離。

而這距離卻不太遠，甚至比任何人都近，只少了伴侶之間名正言順的親密。

貝雷絲幫忙熄燈後，從容不迫地在床邊坐下，抱著手肘，閉上眼睛睡了。

帳裡留了一盞小夜燈，艾黛爾賈特藉著微光看她，想睡又覺得可惜，硬撐了好一會。

但不能不睡，睡眠不足影響思考，也會辜負老師的心意。

艾黛爾賈特悄悄坐起身，湊到貝雷絲美麗沉靜的睡容前，吻了吻她的臉頰。

謝謝。

以這項只有兩人知曉的古老禮儀道完謝，艾黛爾賈特躺回枕上，安心地陷入了睡眠。

「……」

不久，有人抽離夜燈中最後的光元素，以黑暗遮蔽雙頰無法消退的紅暈。

貝雷絲默默守著熟睡的艾黛爾賈特，無奈地一笑，伴她度過了幽靜祥和的長夜。